



我頗關心美國第三代華裔孩子的變化，曾向於梨華探詢過這個問題。於梨華表示：「第三代就很難講了，我不是樂觀。說老實話，雖然現在我認識的在美國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的華人，他們大都是認為他們的第二代應該跟中國人聯婚的，這樣一來，他們的文化和背景還是很集中。第三代是不是能夠保持這樣的傳統，就很難講了。」

於梨華說：「譬如我們教孩子時總是說你們雖生長在美國的社會，但因你們是黃皮膚，要在美國打天下的話，一定要比他們美國好。」

所以中國孩子們他們今天有這個成績，是跟我們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有很密切的關係。

於梨華說：「我講這些的意思，就是說想，根的問題，對我來說，不是像我從前看得那麼重了。你把這個面擴大的話，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哪怕中國人在美國植了根的話，他們還是可以對中國的文化有貢獻的。」

她曾表示，她開始關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——

從1976年以後，有很多中國出來的學生，他們每個人幾乎都有個故事，所以於梨華對這方面的興趣又提起來，她想以後還會寫這些人，但面可以更廣一點，還可以接觸到中國方面的現實問題，比以前她寫的留學生題材要更廣一點，也比較深一點，也許

## 情歸何處？

更有意義一點。遺憾的是，其後於梨華始終沒有把中國大陸留學生題材寫出來。

於梨華還是比較熟悉台灣留學生的生活。於梨華的留學生文學曾受到夏志清的嘉許。很多人關心於梨華與夏志清的關係。夏志清的第二任夫人王洞女士，在一篇《夏志清的情史》（見《明報月刊》2015年5月號）曾提到夏志清與於梨華的關係。

王洞寫道，夏志清曾對她說：「……後來Helen（於梨華）搬來紐約郊區，要我寫序，我又跟她談起戀愛了，我太太受不了，找了一個男朋友，我們就決定離婚。」

於梨華逝世後，於梨華的弟弟於忠華曾對傳媒透露，夏志清對於梨華一度着迷，揚言於梨華是他婚後第三個情人，他表示，於梨華也很欣賞夏志清的才氣，「姐姐不能得罪他，畢竟他那支筆可以讓我姐姐的努力完全白費，也可以把我姐姐推得更高」，但與此同時，於梨華很欣賞夏志清的才氣，「她也不是百分之百被動」，兩人過從甚密，主要的顧慮是孩子們還小，才沒鬧得雙方離婚收場。孫至銳為此相當苦惱，常問他要怎麼辦，「每次跟他在車上聊起來，汽車上煙灰缸都被他塞滿了」。（《亞洲週刊第三十四卷第十九期》）

於梨華最終還是與孫博士離婚，嫁給紐約州立大學校長歐立文。（側寫於梨華之五，完）



#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旅順軍港之三

來到景色優美的旅順軍港，我的腳步竟不由自主地邁上一個遊客足跡不多的景點——爾靈山。

爾靈山不是景點，它是戰場；一個只有203米（當年稱203高地）的小山丘，日本和俄國卻在此苦戰5個月（1904年8月—1905年1月），為的是搶奪中國領土上旅順軍港的控制權。

1904年2月8日，日本海軍不宣而戰，突襲停泊在旅順軍港的俄羅斯太平洋艦隊，日俄戰爭爆發。戰爭爆發後，日俄雙方分別在海陸兩面展開激戰。1904年8月，戰爭到了關鍵點，日俄兩方都意識到：誰控制旅順軍港，誰就得整場日俄戰爭控制權。

俄國自1898年以「干涉遼東有功」為由強租旅順大連，在旅順軍港修建大批堅固水泥工事，配備大量火炮和機關槍，旅順軍港成了固若金湯的堡壘，這堡壘的制高點就是203高地。

日本要搶佔旅順軍港，先要攻陷203高地。近6萬日軍不斷自殺式強攻，排山倒海向扼守203高地堡壘的3萬多俄軍衝鋒陷陣。日軍以巨大傷亡消耗俄軍，最後奪得203高地控制權；取得旅順軍港後，日軍取得戰爭控制權，日俄戰爭以日本取勝告終。

戰爭結束，日俄簽訂「樸茨茅斯條約」，條約規定俄

國在中國取得的旅順口、大連灣的租借權及其附屬特權，轉讓給日本；俄羅斯也要將其所獲的中國南滿鐵路及其支路、利權、煤礦等，無償轉讓給日本。

天啊！這是一場發生在中華大地上，卻沒有中國士兵參與的戰爭；這也是一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，但交戰雙方卻是日本和俄國的戰爭。這場慘絕無情的戰火讓東北大地上幾十萬平民痛失家園，流離失所；2萬多百姓在日俄的硝煙中無辜慘死，屍橫遍野；戰爭中造成中國近7千萬兩白銀的經濟損失更是無從可訴，無處可償。

天啊！這是多麼荒謬可悲，昏庸無道的滿清政府啊！4億人口大國，卻只有缺彈少藥的3萬軍隊；看着兩個強國燃槍點炮，卻厚顏無恥奉上自己國土，劃出戰區讓兩國開戰；把手無寸鐵的善良民眾送進虎口，任人宰割，卻無動於衷；這4億人口的東方帝國更在日本強奪俄國在東北權益時默然相許，拱手相送。

沿著小路登上這滿布當日砲台和戰壕的爾靈山（203高地），往日腥風血雨隨風刺臉，隨風纏繞；我在這個景點，這個戰場，悲憤欲絕，五內俱焚……我默默向上天祈求：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彌足珍貴，14億人民必要珍而重之好好堅守她，同心同德愛護她，讓我們炎黃子孫世世代代自主命運，昂首挺胸挺立在世界東方！



日軍在爾靈山修築的紀念碑。



## 幸運媽媽

大雷大雨，小學生開課了！小朋友心急又緊張，好想快點回到學校，見到老師見到同學仔，難得見到電視訪問那些同學仔個個都好乖好純品，我們望著電視機都覺得好開心，這一年終於見到有關少年人舒服正面溫暖的畫面！

想起我身邊朋友的孩子們，大家提到家人，我都輕輕地關心他們的孩子，朋友有個差不多中學畢業的女兒，就讀了一間本來不錯的中學，但因為去年的暴亂，學校一些擺明反社會的教師公開帶學生參與，公然把惡劣的思想強加於同學仔，情況嚴重，朋友很擔心，怕女兒被污染，怕女兒跟着上街示威暴亂，她緊張地到處求救，天天跟女兒談心，一開始女兒沒什麼表示，過了一陣子，女兒倒過來邀請媽媽聊天，她告訴媽媽自己一切正常，照常上課，認真學習，不外界的惡劣情況影響不了她，她也不喜歡所有惡行，更幸運是她身邊沒有那一類的朋友、同學，因為她會選擇，也幸運地沒有受到欺凌。聽到女兒所言，朋友才鬆一大口氣！

不過朋友又在考慮另一個問題，本來她早預算女兒會到加拿大升學的，但是目前疫情仍未穩定，世界亂糟糟，香港的大學太恐怖，女兒的學業怎麼辦呢？又

是女兒給她定心丸，她告訴媽媽升學可以遲些，留在香港自己進修，到一切正常之後，她可以不去外國，返內地讀書也是一條很好的路。

實在替朋友高興，教育出一個這麼有思想的女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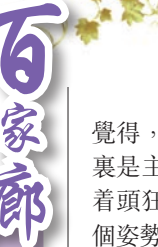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是多麼的重要！朋友一個人帶女兒，猶幸離了婚的丈夫也十分愛錫女兒，關心女兒，兩夫妻有共識，用心教育出一個好女兒！

教育是何等重要，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沒想到這個大問題，任由「黑教育」入侵，看到今日的境況變成如此，實在很痛心！猶幸還見到一些在父母悉心教導下的小朋友走在正途上。在此祝福他們！



把平安吉祥送給你！

把平安吉祥送給你！ 作者供圖



傅昱

濕地如夢，大風狂奔，野鴨翩舞的笑聲，已然響徹曠野。野鴨對曹妃甸濕地的情感，是那種發自內心無怨無悔的愛。我個人覺得，野鴨就是濕地的一個器官。野鴨在這裏是主人，牠睜着小眼睛，半彎着身子，低着頭狂熱地甩水，甩得滿身是水珠，就這一個姿勢，持續了很久；我也看了很久。

在草甸中生長出來的野鴨，不畏寒風苦，喜愛驕陽淚。野鴨在零下25到零上40℃都可以正常生活，牠把自己與湖泊草海歡呼搖動的快樂，把在廣闊的世界上跳舞的快樂，把發自內心的笑聲能震撼一切生命的快樂，把那種含淚歡笑在蒲葦之上孵化下一代的快樂，把安靜的信仰拋擲於冷寂之中的快樂，統統都當成甜沁心腑的樂事；甚至把因警覺膽小引發的風動驚起——深落處，也當作一種快樂。

華影亂處，野鴨「嘎嘎」叫聲碎。有着「面部大短號」、「體側白線」和「奶油屁股」的雅稱，牠的身態小巧而緊湊，除珍貴的中華秋沙鴨外，有綠頭、針尾、綠翅、花臉、羅紋、斑嘴、赤膀、赤頸、白眉鴨、琵嘴等各種類群，好像一個個戲劇臉譜，充滿神秘和野性的趣味。從野鴨看水的眼神——流露出來的情緒，發現是那種真正的純潔。我知道，野鴨在與時空說話，在悄悄地、坦露心靈地、極富情感地說話。但牠並沒全盤美化濕地，只是不斷地深化濕地的內涵。我想到，人對野鴨的觀察、認識有多深，濕地才會呈現出多深的境界。

人們在野鴨的雙眼中，完全可以找到濕地的因子。在濕地飛禽中，野鴨不是顯赫的貴族，但平民也同樣應該受到保護。如果一隻迷路的野鴨，被人捉住並吃掉，你就是在「吃濕地」呀！須知，當吃過野鴨，你並不能長出翅膀，憐憫之心卻被慾望的洪水捲走了。野鴨應衝破蘆葦花，在陽光下的粼粼波光中展翅。曹妃甸萬畝濕地是野鴨的樂園，牠們在兀自歡愉地生長，不只是單純等待某

## 從野鴨到白鶴

些人的觀賞，而是要孕育出自己的情感和愛，就像一個人乾淨的內心一樣。

我推崇「爭渡，爭渡，驚起一灘鷗鷺」的境地，李清照筆下的「鷗鷺鷺」多像眼前的野鴨群飛。輕舟穿行於蘆葦蕩中，看着棲息在草灘頭頭的野鴨驚飛，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活力。這種活力，就從短促的節奏和響亮的韻腳中洋溢而出。

寒冷、濕潤的曹妃甸濕地上，蘆葦伸展着新葉，業已腐爛的舊葦中也初露綠芽。野鴨響亮地叫着，常常歡天喜地地抖擻着身軀，在葦叢中飛來復飛去。如此美景，即便野鴨的心兒在呻吟，也是美的戰慄；即便野鴨眼淚在流淌，也是生命的經歷。野鴨是至上無二的藝術家，永遠用真誠的聲音描畫感動。

在曹妃甸濕地，還能見識東方白鶴，牠們在安靜時常成對或成群漫步在水邊或草地與沼澤地上，步履如仙雲一般輕盈矯健，時停時走時啄食。停時，單腿或雙腿站立於水邊沙甸或草地上，頸部縮成漂亮的S形。牠們寧靜到那種入定的程度，藝術到可以入畫的境界，真令人歎為觀止。我常對朋友說，一種鳥的藝術氣質，來源於其安靜時的神態和對危險情境的個體反應，東方白鶴可謂當仁不讓。

我也曾到瀋陽的後花園鴉子洞國家濕地公園尋訪東方白鶴，更多看到的是牠們的機警。東方白鶴見到人時，頸部前伸，腿、腳則蹬到尾羽後，尾羽扇狀展開，初級飛羽也散開，於是上下交錯，「呼啦啦」滑翔起來，姿態輕快而優美。因鴉子洞國家濕地公園和曹妃甸濕地一樣，是東方白鶴南遷路途中的「補養地」，牠們身處於異地有些膽怯，常會避開人群的關注。如果牠們認為有危險，會通過上下噴急速「啪啪啪」打擊，發出「嗒嗒嗒」的響聲。我總以為那是東方白鶴在「拉警報」。

東方白鶴是一種體態優美的大型涉禽，顏色優雅是東方白鶴的典型特徵。牠們眼周、眼線和喉部裸露處的朱紅非常醒目；身體上的羽毛亮如白雪，腿與腳亭亭修長鮮紅似



## 你們憑什麼不努力？

「限聚令」放寬可以8個人同格，演藝人和幕後人員都開心地聚會見面聊天吹水，除了喝茶吃東西不戴口罩之外，就算是說話大家也戴着口罩，為己為人也好，大家都非常守規矩，但朋友們不約而同地異口同聲問同一個問題：「為什麼他們做的事，要我們納稅人和政府的儲備來埋單呀！？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在求學階段，沒納過稅，還理直氣壯地伸手要這要那，好過分啫！」

朋友們所指的是「黑暴」，在過去數個月來對香港社會造成破壞的種種劣行，令奉公守法、辛勞工作的香港市民，陷於生活及經濟的困境，苦不堪言！朋友們更嘩嘩啦啦地表達着不滿：「說就天下無敵，做就惡行疊疊，既然這麼喜歡外國，幹嘛有疫情就搶着回來香港，浪費香港的資源，回來就回來唄，但大家預見的黑暴會『見縫插針』令暴行再臨，粗俗也要說這一句『香港市民自求多福吧！不然，就只有等死了』！」

平日友聚甚少提及政治議題，理解朋友們的怨氣已憋了很長時間，能夠暢所欲言就由他們發洩一下情緒吧，朋友義憤填膺說：「他們目前安逸的生活，是因為有前人、父母在替下一代負重前行，總有一天每一代都要背負生活的重擔，這一代年輕人和滿腦子歪理的人總在抱怨，自己的國家有什麼不好，有那樣這樣的不對，請問，你們有起來盡本分背起自己『所作所為』的責任嗎？為什麼你們想得到的就伸手問人家要，人家不給，你們就『發爛渣』，大家都在為生活而努力求進步，你們憑什麼不努力呀？弄得天怒人怨，無知的代價有多恐怖！！！」

想起一位博學的前傳媒人曾說過：愚蠢的人想改變世界，聰明的人先改变自己。



## 親子行山樂

疫情以來，一家大小進行最多的親子活動，我家必然要算行山。兩兄弟的腳力也日有改善，可以挑戰更遠的路程，自然也是賞心樂事。尤其是對兩名小孩來說，行山不一定如成人般愛欣賞風景，有湖光山色固然好，但往往只會驚歎數分鐘，便會迷醉於其他活動，所以挑選地點時，我通常會作多功能式的考慮，以滿足孩子的特質及心態。

舉例而言，可以的話，我會盡量挑選有大空地的目的地，例如龍蝦灣的風箏草坪，又或是鶴墩水塘前的空地，如果挑選人來人往的時段，往往就可以讓孩子盡情追逐跑跳，「放電」至不亦樂乎。兩兄弟喜愛踢球，行山也通常帶備小足球，遇上空地草坪正好可以一舒腳頭。對孩子來說，針對每一項活動的專注力均有限，所以為了令他們更熱愛行山，設計更多可同步進行的活動是一大考慮。

當然，行山仍是主要重心。事實上，前提是要關顧彼此的體力限制，當然因為孩子有兩年之間的年齡差異，有時候我們也活用次子有

其他活動的日子，帶長子去挑戰更適合他能力的山丘。長子也養成逢上山頂，就追問海拔多少的習慣，暫時他上的最高峰為黃牛山，所以604就成為了他的行山口頭禪——一個標誌坐標。一定程度的難度是必須的，那才可激發出孩子的鬥志及潛能出來。

只不過凡事總有兩面，我的座右銘是絕不強求——乘興而來，一旦風雲變色，就一定中途折返，此也絕非敗興而歸的事來。上筆架山本來打算登上觀景台，可是雨中登山發現超出孩子能耐，於是便立時回腳，又或是在烈日當空下，更加不要逞能，否則只會樂極生悲。

現在天氣已漸入盛夏，我會盡量挑選有山有水的地方，例如難度不高的山澗，如鹿頸的石板潭、八仙嶺的新娘潭及鏡照潭等，孩子適可以盡興而歸。至於水塘當然適合，不過最好避開人多擠迫的城門水塘及九龍水塘（金山）等地，屯門的藍地水塘、粉嶺的流水響及鶴墩水塘，又或是大欖的河背水塘等，都是更佳的目的地。

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下有更健康的家庭生活。



## 蜜浮蘇奈花

朋友的館子出了一道新菜，拍了圖片發給我，讓給起個菜名。我細細詢問了食材和烹調方法，起了一個雅俗共賞的名字，美人堆。單看菜牌，恐怕只會覺得美人如花隔雲端，美人堆裏究竟倩影有誰？就要吃過才知道。

看菜名而不知菜色滋味幾何，從古到今比比皆是。以至於後來的人，在文字記載或描繪的美食中百般嘔嘆，始終不得其真正滋味。記載北宋汴京官民日常生活的《東京夢華錄》，和仿效此書體例，記錄南宋臨安城內典禮風俗柴米油鹽的《武林舊事》中，就有許多食肆名和菜色的名字。能入書流傳的，自然都是當年的一時之選，不僅備受天子和平民的喜愛，想必也能引領全國飲食風尚。時隔千年，書中所載的菜名，聽起來便覺口水滿溢，細思量卻連食材是什麼，也無法得知。譬如滴酥冰片、冰雪糕冷子、魚肉影戲、玲瓏雙條、玉屑餅、甘露糕、琥珀蜜、櫻桃煎、蜜浮蘇奈花等等，舉不勝舉。

古典小說或是筆記野史上所載的美食，寫書人筆下聲色，切割片劑，烹煎炸煮，火滾油濺之間，看書人垂涎三尺，饞蟲蠢蠢，但真照書中的工序做出來，一般都難以下嚥。最有名卻最不副實的一道古典復原菜色，應該是茄蕪。

茄蕪出自《紅樓夢》，劉姥姥進大觀園時，賈母設宴款待她，特意請鳳姐夾了一口，親自餵予她吃。這位風趣質樸的鄉村野姥，嚼了嚼，並不信這是茄子做成的。由此引出王熙鳳親述茄蕪做法的一篇食譜文章。

初看到這一段文字時，我好奇的並非茄蕪的滋味，而是餛飩：這個精明強幹的連二奶奶，本是王家的千金小姐，王家是巨富，東海缺了白玉床，龍王來找金陵王。按理說，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家閨秀，識字不多，又不下廚，是從何得知這些後廚的事情。倘若是一道食材名貴的珍饈美味，尚可以自圓其說。偏這道茄蕪在書中也只是賈家的一碟家常小菜。後來有不少好事者，根據王熙鳳的菜譜，煙熏火燎地還原了出來。我是沒有吃過，不過，也沒有見過有吃過的人真心站出來讚服過。

金庸先生在《射鵰英雄傳》裏，請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黃蓉，做過一道名饌：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。料理手法很別致，把馳名天下的整隻金華火腿，從中部剖開兩層，挖24個圓孔，將24個豆腐丸狀的球，鑲嵌在孔裏，再將兩層火腿合攏攏緊，上鍋蒸熟之後，整隻火腿棄而不食，只細品那24顆飽浸火腿鮮味的豆腐丸。嗜美食如命的洪七公，嚐過之後，讚不絕口之餘，竟答應收養蘇

的郭靖為徒，並傳授家絕學降龍十八掌給他。與金庸老友的蔡瀾先生，看過《射鵰英雄傳》之後，居然真的依照書中所述，還原了這道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。後來，在他寫的《食色》中專門描述了這段還原結果：

經三番四次的商討之後，我們決定把整隻金華火腿鋸開三分之一當蓋，用電鑽在餘下三分之二的肉上挖了24個洞，再用雪糕器印出圓形的豆腐塞入洞裏，猛火蒸之8小時，做出來的豆腐當然皆入味。客人只食豆腐，火腿棄之，火過過癮。

蔡瀾先生見多識廣，火費料還原的這道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，想来滋味應該尚可。我平常不大喜歡吃燒臘和醃製的食物，嫌其口味重，既鹹且油。即便是金華火腿，也反應平平。倒是多年前，偶然在阿壩州一戶藏民家，吃過一碟藏香豬火腿。肉質鮮嫩，香味清爽，迄今念念不忘。

朋友館子裏的這道「美人堆」推出之後，食客反響如何我還未問。不過，我倒很好奇，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記載的蜜浮蘇奈花，到底是何物所製，味道如何？於是特別央求朋友的廚子琢磨琢磨，看看能否復原出來。

宋人的審美品格和富足程度，堪稱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。這個悅耳的名字之後，蘊藏着的是怎樣的一段動人心魄？